

通鑑紀事本末

五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太宗平內難

唐高祖武德五年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游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交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奪人田宅恣爲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顯官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無授



爾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
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好求之於
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好訴於
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
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
寂曰此兒父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昔日子也
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主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
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
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
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
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辯
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
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上顧之
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
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
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無子
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
屬之必能保全上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
世民浸踈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
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
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
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

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
盜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頰之兄
子也

二年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誅秦王世民曰
吾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弟元吉伏護軍
于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
元吉溫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
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
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
突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
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雋州慶州
言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
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
二年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女危之計決在
一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
一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
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
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
徐師暮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取
拾遺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不至
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
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

之蕭六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
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與
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擊州都督揚師
遠擊之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臣以謀之世臣曰
文幹豈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尚戮若不爾正
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重乎連建成恐應
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口不能效隋文
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六脆弱它日苟
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
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南出山外行
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三十人為隊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臣既行元吉與

頌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上

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以兄弟不睦

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天策兵曹參

杜淹並流於雋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陽既平杜

又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

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

秋七月揚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

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皆潰癸酉文

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字入穎誅之上

後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建成與妃嬪

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
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
按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
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
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
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
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
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
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
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
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灋司

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
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
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
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
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
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
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
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
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
遣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

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
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
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
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
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
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
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
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
甚邇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
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
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
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
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
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訐世民於上
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
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
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
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
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
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
許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
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日

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
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
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
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
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
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
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
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
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迺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
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雍尾庸之人遭隋末亂離久
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

藩邸唯當殺身以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
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
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
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
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
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
卧不動刺客屢至其處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
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
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
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
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

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
亮杜如晦耳皆請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
無忌尚在府中與其翼雍州治中高士廉
軍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曰房
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
李靖請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曰
是重二人會突厥都射設將數萬騎屯河
團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
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
蓋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
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
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晳密告世民曰太
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言
與秦王餓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暮下
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今授吾國
輩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
晳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
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然
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
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已發
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夫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
何水用敬德之言世民將竄身草澤不能回

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
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
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
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
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
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
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
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
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
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
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
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
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
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
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
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
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
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
等曰敕旨不聽復事主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
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
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

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其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勢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絀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騎六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

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
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其素
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
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
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
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與
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
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
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
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
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

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
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
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
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
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
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
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
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
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
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感世
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

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
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晉安王承獎江
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
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
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
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
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
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
冠竝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
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
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
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
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
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
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
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
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
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
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
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
實乎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 冬
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
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
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
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
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
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
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
諫不聽

三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十二

三吳宋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
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
素叩閣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
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
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
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
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
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
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
冠不可長也太子以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

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主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昂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共生主卒以憂死宣帝寵淮

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主新出閭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

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
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况宮臣
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
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
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
立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八月丁

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
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
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
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
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

四百一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十五

鍾泰升

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
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
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
可即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
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徵幸
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
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
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言吾聲色畋獵所為奢
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
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言欲諫者太子先

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
巨拜荅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
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
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
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辮髮
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
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
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卧於地
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瘞面良久太子斂起
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
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
四日六六
通鑑卷之五十二卷之二一八
一六
通鑑卷之五十二卷之二一八

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
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
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
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
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
元昌各統其一被鎗甲操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
刺流血以爲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搗之至有死
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
與漢王分將觀其戰聞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太子
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
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

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柔小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
挺攝秦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
爲秦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
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
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秦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
言秦罪惡救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
與同卧起道士秦英畫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
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
太子甚至太子意秦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
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
死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日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
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秦吏部尚書侯君集之
壻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
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
暗劣欲乘豐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
手當爲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
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且密爲之備太子大然之
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詞上
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
之力戰上以爲忠故親仁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
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

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一洋州
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
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山平尚城陽公主皆為太子
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
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洪涪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
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避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
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
祐反於齊州謂紇于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
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故豈比齊王乎會治祐
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上入理獄當死 夏四日
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救長孫無忌房玄

四百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八

合

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
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
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強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
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丁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
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
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有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
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
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餘
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
以紇于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
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

曰朕不欲令刀筆吏奪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
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
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
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
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
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
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
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
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
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粗而匿其精以
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
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
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
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
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
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
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
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
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旣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
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幽劄洎亦勸之長孫無忌
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
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

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
朕見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
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
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曰者既立承乾
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
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
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
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
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
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
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
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
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
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
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
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
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
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
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
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
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
具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

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比且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太宗平突厥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鴈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

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
鴈門崢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
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
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
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
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
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
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為勲格必
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為突厥之
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
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
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
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
自為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
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
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
有司弄刀筆破汝勲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
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
望於道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
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
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為
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

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四百廿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十一

恭帝義寧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衆寇晉陽唐公李淵舉兵劉文靜說淵結突厥為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為互市

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五

百馬二千匹來至

事並見高祖興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

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吐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

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為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

夏四月己卯

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五月辛未

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四月廿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十四

法

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三大常卿鄭

元壽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去戊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

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眾度河至夏州

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

句注

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

俟利弗設為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為尼步設

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

靜奉幣使於始畢至豐州聞始畢卒救納於所在

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

靜以幣出塞為朝。致賻突厥乃還。夏六月己酉。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厥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

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九月。突厥莫

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

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

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

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

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師都

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伐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

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厥利可

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

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

突厥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揚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十二月突厥倫特勤在并州大爲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日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二十六

黃佐

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揚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璿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璿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

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來逃弟也 五月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營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寇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二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璫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執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還 夏四月壬

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

上惜之獨孤晟坐滅死徙邊 五月突厥寇忻

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

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

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己未寇并

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

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

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群臣曰突厥入

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

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

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

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

四日一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二十八 黃佑

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

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顛破突厥斬首五千餘

級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

璠詣頡利是時突利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

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璠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

辯詰頡利頗慙元璠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

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

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

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

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

璠自義寧以來五使空厥幾死者數焉

辛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
管揚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
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
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爲郡王道宗爲
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
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
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卒獠兒引突厥寇林
川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
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
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

四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二十九

梁士昌

來降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
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爲寇良
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
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
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
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
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
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
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

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於臘河谷破之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突厥八月甲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 己未突厥寇原州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

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陀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軍還 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

其義成公主固請攻之垣以利以高開道善爲攻具
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多心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
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
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
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
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爲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
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爲朔州總
管突厥數爲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
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
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
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

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
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
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
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
破之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
管秦武通擊却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
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
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
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
并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

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
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
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
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
龍興光宅中夏 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
擾邊遠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
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
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
效遷都未晚上也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
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
漠北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
豳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 苑君璋引突厥
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
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
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
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
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
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
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

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
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
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
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
能鬪獨出與我鬪若必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
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
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書
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
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
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慮我無它意更欲與王車
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日天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
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人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
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
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
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
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
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
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
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庚寅岐州刺史
柴紹破突厥於杜陽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
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恩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
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

特勤終不得典兵爲設詔入朝賜爵和順王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之獲特勤三人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旣而突厥爲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夏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箠破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爲行軍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二十四

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爲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丙辰代州都督

蘭暮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

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瑾脫

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
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
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
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
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
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暮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
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
厥寇蘭州 冬十月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
救之 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
擊之 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

三百九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三十五

卷先

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
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
樂王幼良擊走之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
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
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
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
突厥寇秦州 突厥寇蘭州 六月突厥寇隴州
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 秋七
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
千餘級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癸亥詔
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初稽胡酋長劉金成帥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讓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已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固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

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孰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

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
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
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
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
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
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
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
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
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
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
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
待之虜若犇歸伏兵邀其前大軍竊其後覆之如
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
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
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
嚼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
設備然後養威俟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
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
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士逸遊忘戰是以寇來

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
爾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
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
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
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其衆皆中國
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
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鴈門人元普賜之
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恒安
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突厥方疆且
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

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
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璋爲隰州都督
芮國公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
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
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
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
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
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
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
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
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

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初西突厥曷薩
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
勒相帥叛之附于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
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鐵勒 頡利益衰
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
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
備焉鴻臚卿鄭元璿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
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
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
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
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
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
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
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
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
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
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鄉者突
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
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
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
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

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轉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犇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卧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

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邊。朝臣

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部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其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鄯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塔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糞糧乏絕四也頡利踈其俗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

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冬十一月辛

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

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反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
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
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
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
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
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庚寅突厥都射設帥所
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
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
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

四百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四十一

徐松

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
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
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
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
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巴安旣
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
道大破之 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
於陰山先是頡利旣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
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
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
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

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
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
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見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
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
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
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
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
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
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
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
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

四日七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四十三

沈祖

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
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
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

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
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
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
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
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携貳突
利之來犇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
依之將犇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

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
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
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
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 突厥頡利可汗至
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
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
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疆好戰暴骨如莽三也
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
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
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大僕厚廩食
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
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
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
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
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犇西域其降
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
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
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
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
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旣得而臣之請
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
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大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

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木族而已國分則弱而功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不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也一日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空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温彦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無遺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吐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之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之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位口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洛之間遂爲氐裘之域此則事之明鑑也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罪有所遺今突厥窮來

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
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我數年之後，悉為吾民。
及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
用彥博策，虜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
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北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
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
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
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犇隋，隋立
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天道
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
汗者，德政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
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古國乂安，亦使爾宗族永
安也。上中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
摩羅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
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
貞，命武候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
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正、五品
以上，百餘人。始與朝正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
尚家。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
都督，以中郎將史善確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
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秋八月戊午

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賊欲谷設犇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伊西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魏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爲魏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未復以爲右衛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詩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詩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官妾自矜大臣所又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

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
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慙
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
衆走保西陞頡利可汗旣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
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
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
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
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
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
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哇利失可汗
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
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
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
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
屯兵於苑內

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
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
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又不得秩結
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
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四
月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
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以矢

亂發衛亡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
又之乃退馳入御廐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
薄其部沿道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自結
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
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忠
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
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
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
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
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
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
其骸骨復立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
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
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
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
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
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
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
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

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口三萬勝兵四萬馬

高匹仍奏言臣非分家恩為部落之長願子之孫
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陁侵逼請徙家
屬入長城詔許之 冬十月并州大都督長史

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
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薛延陁合兵

二十萬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
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為掎
角唐兵縱擊薛延陁追至漠北

事見唐平鐵勒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北度河有衆十萬

四百七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五十一

錢耳

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懌服十一月
戊午悉棄候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
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
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
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
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
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
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
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
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
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

